退溪集

二十九

行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

明宗大王行狀

國王姓李氏名 字 恭僖王之次子母妃尹氏初 恭僖王元妃尹氏旣誕 榮靖王而薨又納 尹氏爲繼妃領敦寧府事坡山君之任之女也以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生 王王生而穎秀不妄嬉戲明睿善學 恭僖王稱愛之封爲慶原君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七月榮靖王疾大漸 召大臣入臥內敎曰予疾殆

將不興予無嗣子 先父王嫡子惟我與慶原
君二人而已諱雖年幼聰睿夙成可付後事卿
等其共輔立之 王薨大臣奉 遺命請 王
權署國事遣陪臣宋璘等告訃于 朝且請承
襲是年十二月 世宗皇帝賜制曰子承父業
是爲人道之常弟紹兄封允合天倫之正肆彝
章之具在斯渙命之有加咨爾朝鮮權署國事
李諱世居海嶠裔出王家習尚每嗜乎詩書風
教素承乎禮義念國王之嗣絕宜茅土之爾歸
揆諸世次以當承參之輿情而允協爰降綸

之重俾膺圭爵之榮茲特封爾為朝鮮國王錫
之誥命繼守舊封思纘前人之緒寵頒新渥益
增藩服之光無忘北闕之恩永作東方之翰又
勅曰爾兄王諱於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薨逝無嗣爾既係王親弟理宜承襲茲特遣內
官監太監聶寶充正使郭鑾充副使齎詔示爾
國人封爾為朝鮮國王繼理國政爾宜服膺君
命圖紹先業秉猶循義保國安人為中夏藩垣
之臣并封爾妻沈氏為王妃及頒賜爾及妃誥
命冕服冠服綵幣等件至其欽承 王即遣陪

署一本作暑

臣右議政林百齡奉表陳謝 王時年十二禮
接 詔使無違度廷臣咸以爲 王方幼冲學
問最急卒哭前請開書筵 王爲 榮靖王居
喪以禮猶日與儒臣講讀不輟左贊成李彥迪
書進先儒格論且勉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諍
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 王謙受
而思服焉二十五年夏大臣以盛署請停書筵
王不聽首罷異物無名之進蠲窮民積年之逋
下教禮曹曰近來教導未至風俗澆薄不孝不
友不婣不睦之法自有國典而閭閻之人不聞

不學蠢愚無知妄行非義以觸罪辜良用憫然據古彝倫之教參酌國法作爲教旨頒布中外使窮鄉僻巷之人無不周知如有違者嚴加責罰以淑人心以正風俗講官以無逸邠抑詩進戒則曰予於內藏得 先朝舊藁上寫無逸篇已備觀省其作屛寫抑詩以來二十六年僕臣因輪對請貿馬於他境弘文館擧 先朝禁貿之事且書周書旅獒冏命二篇以進戒 王欣然嘉納是時水旱荐臻連歲飢疫 王爲之憂懼惻然不遑寢食省咎責躬求言補闕督令內

外官吏脩擧荒政至於放租弛禁發粟納穀勸
分收糴之類靡不究心病者救之死者瘞之
謂大臣曰為人君者聞百姓飢死不急賑救則
安有視民如傷之意乎予今晝夜憂慮罔知攸
濟卿等亦宜商議善處之謂民生休戚係于守
令無令銓曹擇人以授之時有吏犯贓　王曰
先王朝贓法甚嚴今則一不然貪風日熾民受其
害事露者不可不痛繩以律二十九年因慶尚
道觀察使　啓請頒降內藏書籍于豐基郡白
雲洞書院　賜額紹修又　命各道有書院

處咸加勸奬書院之作由是盛焉三十一年
命選朝紳之素稱廉謹者賜宴于　宣政殿舉遺
逸得成守琛等五人皆叙六品職　書筵講大學
衍義至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闇
主一不之寤慨然嘆息因論唐僖宗殺諫臣事
曰興國之君樂聞其過亡國之君惡聞其過直
諫者死矣以一不亡講近思錄深有味於養知莫
過於寡欲之言曰此與養心莫善於寡欲語意
相符其沉潛學問類如此三十二年冬擒獲漂
流倭賊遣使以獻　皇帝降勅諭曰逆者倭夷

凌一本作陵

侵擾海際憂該南直隸浙江等處鎮巡官奏聞已命督兵驅逐出境其餘寇奔逸方行沿海地方嚴加戒備茲王奏稱陪臣賀節回國傳聞倭逆搶擄即便整捌兵船預肅堤防及擒獲漂流餘孽銃牌等器差賀至陪臣李渫等管押解獻具見王奉藩忠赤 朕甚嘉悅特降勅獎諭仍賜白金紋錦綵段以答忠勞三十三年 賜酒于學宮 敎曰學校風化之原首善之地近來學校凌夷是雖上不能鼓舞振作之致師生之習亦爲偷靡惟爾師長學子各勉授受以副予

樂育英才之意又曰人之爲學莫切於小學而
近廢不讀惑莫甚焉其令禮曹申諭勸勉使人
人樂學以敦根本教于八道觀察使各其地方
如有孝子烈女廣問馳啓又謂侍臣曰孝行節
義所當崇奬故搜訪之意已下于各道矣人皆
以節義爲貴則於爲國乎所關豈小哉仍下當
代三綱錄于政院令印布中外三十四年旱災
切迫　王於禁中親禱得雨如是者再教銓曹
曰爲政之道莫如得人若不得人如爲國何惟
爾該曹更加愼擇參諸物論守令則用慈祥愷

悌者學官則用學問該博者且孝友廉謹節義之士及淸白吏子孫交遊陞遷三十五年視學坐明倫堂以　手筆諭之曰予以凉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王作人之美豈無唐宗崇學之志乎曾意學校欲使人才蔚然而出歲月逾邁迨不見效是乃予作成之誠未至而然也學貴發本常顧堂名以忠孝爲本皆爲他日君子儒是予之望也謂書筵官曰人非聖人誰能無過知過必改則善矣又敎曰爲因求生道此仁政之一端也予念外方獄事許多縲絏之中豈無寃

枉之淹滯況今沍寒陽生之月乎其令八道司獄務速決放如有疑獄詳覈馳啓三十六年四月 皇帝勑諭曰近該王奏倭寇被風漂流船隻至王國境內觀察使李潤慶等乃能督兵擒捕內有中國被擄人民令陪臣沈通源等管押前來具見王奉藩忠順朕用嘉悅茲特降勑奬諭仍賜白金綵段以答忠勞 王以適子頊年已七歲宜早定國嗣乃遣陪臣李名珪等請命于 朝三十七年正月 皇帝降勑曰朕惟立長繼序古之制也凡有爵土者罔不豫定以係

羣情之望近得王奏本國臣民議欲立王嫡長
子頤爲世子王不敢專請命于朝具見王恪守
忠敬事下該部查覆特賜俞允茲命太監王本
爲正使趙芬爲副使齎 勅并紵絲紗羅等件
封頤爲朝鮮國王世子夫藩國之職莫先於事
循遵義輸忠效誠王自上世以來循行已久今
旣立世子王宜明示此訓俾率由罔替世享有
邦庶不負朕命無忝前人初 國祖康獻王被
本國叛賊尹彝李初誣告于 中朝稱爲逆臣
李仁任之後皇明祖訓及大明會典俱錄其語

自王六代祖恭定王及父恭僖王時累嘗控訴
辨誣每訴輒蒙許改而所改之詞尚未昭示及
王嗣服當嘉靖三十六年遣陪臣趙士秀陳乞
得旨如前至四十二年差陪臣金澍具實封
奏本辨訴益力是年十月 皇帝勑諭曰朕惟
體臣系遠帝王御世之經邇本明宗子孫光前
之孝咨爾朝鮮國王 諱世篤恭順作朕東藩屢
以祖系陳乞釐正蓋恥蒙詬詈而急於昭雪情
見于辭朕特允爾所奏宣付史館因會典之舊
文載爾祖之眞派滌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

爾國皆知出於李子春而不出於李仁任也是
一以安爾祖於旣往一以慰爾望於斯今於爾
國不有榮施哉於戲錫類正名旣已成爾之孝
紹先謹度益當竭爾之忠四十四年四月 母
妃尹氏寢疾王藥物必嘗以進祈禱無所不至
及薨王執喪外闇哀戚備盡九月 王遇疾危
劇 王世子頊先二年而殂逝國人咸憂恐大
臣亟以建儲爲請 王妃以 王命下一封書
于大臣密定儲嗣實 王庶兄故德興君昭子
河城君舊諱也已而 王疾乃瘳 命別擇儒

士爲師傅教誨之數 召入講問所學親愛有
加四十五年六月 召經明行修之士李恒等
及徵士曹植其人或有病不能起 召者遣醫
藥致懇款諭前後至者輒延見虛心訪咨備見
嘉尚之意 命超授內外職有以白衣躋至四
品者後追贈徵士成守琛徐敬德職十月因災
異下 手教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人事失於
下天變應於上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慄慄危懼
廿有餘年而衆災疊現乃於十月旣望爍爍震
電有同夏月又有開花結實之異陰陽失序寒

暑反常又於小雪前宵雪裏雷鳴上懼譴告之
切下愢疵政之多豈無致災之由盍盡消弭之
方予念君心萬化之原而心有所未正歟王朝
四方之本而政有所未清歟用人雖愼擇而賢
或有遺者歟苞苴雖禁斷而賄尚有行者歟赤
子困窮而字撫失其宜歟軍卒疲弊而救恤未
能盡歟邊圉虛踈而備禦或有闕歟賞罰僭濫
而功罪或未辨歟賦役不均而民怨有鬱塞歟
風俗不美而綱常有倒置歟言路或未通而納
諫有未快歟誠恐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予之

寡昧邈焉不逮公卿大夫閭巷草野之間必有深知矯弊之策者各以所懷盡陳無隱冀聞不諱之言用答仁愛之譴閏月領議政李浚慶上疏極陳時政闕失且請建儲蓋前雖有 命未有名號故也 答曰予以否德遇災修省方切求言之時卿以首相進藥石之言予嘉卿愛君憂國之誠也儲副久虛予爲宗社豈不深念哉丁卯正月謝恩使尹玉等馳狀報 皇上諱音

王即日率羣臣力疾舉哀即差陪臣宋贇陳慰使鄭宗榮進 香使又差右議政權轍賀

登極使遣之夏六月　母妃三年喪畢追慕益
切猶不御華美之服　王自居憂恒有羸疾至
是翰林院檢討官許國兵科左給事中魏時亮
奉詔勅且至　王於迎接大禮惟恐有失虞慮
方深又時當盛暑大臣慮　王因勞致傷勸勿
躬行　祔祭　王曰宗廟祔享至重之禮予非
甚病何忍付有司攝行再請曰予與其不祭而
心勞病重孰與親行而身勞疾輕乎遂力而行
之因勞熱馴致疾革是月二十八日辛亥薨于
景福宮之正寢享年三十四在位二十二年是

日曉 王妃申乙丑年之 命令大臣奉迎 河
城君今諱入主喪權署國事 王孝友聰明恭
儉勤懇事大之誠出於至性凡修聘接使之際
致謹于書禮役志于享物必極其忠敬於 皇
朝吉凶之事慶慼之情如不違咫尺焉 上國
人民自虜中逃來解送共一千二百十六名漂
流人刷還六百五十四名必皆厚給衣糧期得
全活 王常念付畀之重恐不克負荷廟社之
禮嚴畏如臨 先王之法遵守勿替當在沖年
毋妃嘗同聽斷未幾還政 王奉事承顏養

志委曲盡意三時問安出告反面自始至終未嘗少懈 王於 榮靖王有繼序之重因心之友義所彌隆其事 王妃朴氏如事 母妃妃嘗有疾其於醫禱之外所以因事慰安之者有足以感動幽明者已而妃疾良已宗室諸親恩施有差其最親者時 召入內與之歡洽如家人禮倚任輔相有事必咨重待臺諫言必嘉納凡聲色遊畋之娛一無所好燕寢左右書清心寡欲明目達聰誠敬和勤好賢樂道等語以自警夙興夜寐垂意庶務有暇則繙閱經史儼然

端坐日以爲常雖遇體倦未嘗跛倚大臣嘗入
問疾衣帶必飭左右請仍便服不許後宮宦侍
不與之親暱如有罪戾不少容貸或付諸有司
而論如法勵精圖治惟日孜孜崇儒雅而喜文
學尚風化而重節義暇日屢引諸學士讌語從
容揚搉古今兼試文藝寵遇優異或 召儒生
於 便殿講論經義優者賜出身以奬成之遇
災恐懼必引己之愆尤臨民惻怛如親手而撫
摩欽恤刑獄而痛繩濫刑之吏軫撫軍卒而憂
褒撫軍之將法所當加無撓於勳戚之負犯害

所嘗去益決於異敎之滋蔓中外章疏或有訐激未嘗加罪大小官司少有欺蔽未嘗不覺顧治之意守成之規可法可傳四方無虞民不見兵革雖南倭北狄猶知畏威而懷德雖古稱賢明之主亦無是過而憂勞成疾奄忽 薨逝一國臣民之痛曷有窮哉

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聾巖李先生

行狀

李氏之先慶之永川人也至公高祖 軍器少尹諱軒始移居于禮安縣之汾川里遂爲縣人曾

祖諱拔義興縣監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祖諱
孝孫通禮門奉禮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考諱
欽麟歸縣監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妣贈
貞夫人權氏護軍謙之女公諱賢輔字棐仲始
參判公嘗遊山寺夢有神人告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旣寤適聞權氏婦生男心異之故公少
名有慶是成化丁亥七月二十有九日也公生
而頴邁毋相不凡爽宕無拘檢好弋獵殊不專
力於學業弱冠遊鄉校乃始發憤讀書爲詞章
種績不見其勞苦而功倍於他人莫爲程文語

輒警拔爲儕輩所推歲乙卯中司馬試丁巳館
試第一戊午春釋褐權知校書館正字庚申差
永興府訓導時金公世弼爲郎選曹深加器賞
辛酉被薦爲藝文館檢閱壬戌公以謂史官記
人主言動而俯伏在遠 榻上動靜有不及聞知
者多於事不便請稍近 榻前悉記注無疎漏廢
主心咈而且然之癸亥歷待教奉教甲子陞成
均館典籍尋由侍講院司書拜司諫院正言一
日公入閤論書筵官所失廢主方讎視言官乃
因事發怒曰諫官有聞見所當即啓淹至翌日

乃啓可手命下禁獄推配安東府安奇驛乙丑
廖主追仇近前之請而不記公姓名曰彼時檢
閔鐵面而髯者是也乃復追下禁府獄于時貴
賤燕狂縲係滿圄上荒下慢不以時考閱在獄
凡七十餘日而一朝忽被放命人莫知所以然
其實有一衛士不謹執旗者係囚其於落單名
在公次御筆點放於此人而誤下於公公既出
獄則例還元配所至丙寅靖國而放還朝夫公
之爲史官也昏朝亂政隨事直書者多加有忤
旨之事而其追獄又出於史禍慘酷之餘人皆

爲公危之卒之得脫於無妄如此豈非天耶丁
卯自典籍陟戶曹佐郎陞司憲府持平遇事鯁
直不撓時人號公爲燒酒陶甁謂外黔然而內
清烈也戊辰以親老乞外由刑曹正郎出爲永
川郡守監司宋公千喜語人曰守令之賢者吾
於上道得榮川金世勳下道得永川李賢輔癸
酉入爲軍資僉正轉司諫院司諫明年復出爲
密陽府使密地廣人夥强悍健訟簿牒雲委公
命吏分房懸牌訟者各以所分坐其下因視吏
勤慢而嚴治之刑獄衰息政聲旁達至今稱善

治乙亥秋以檢放失實罷丙子授繕工副正冬
除忠州牧使明年爲便養換安東府使忠州當四
方走集務劇於密而民惰作業公提綱挈領緩
急得宜勸課農民無船商賈之稅革其煩苛事
治而民悅去之日追攀號泣者塞道安東閭境
皆親舊而與禮接近政多妨礙而公處之無難
焉不容毫髮偏私於其間而人亦不敢怨公剏
處以育才爲急至是大會儒士贍養有方遠近
爭來集黌舍不容辛巳以禮賓副正入轉隆司
僕正壬午拜司憲府執義遷爲軍資副正除是

州牧使以政景　賜表裏襃獎乙酉以親老辭
歸丙戌拜成均司成改軍資正侍講院輔德丁
亥慶尚道有倭船致敗事公以掌樂正來推覈
未還特陞通政爲兵曹參知尋入政院爲同副
承旨戊子春以事左遷出爲大丘府使未幾辭
歸己丑授平海郡守換守榮川郡郡舊多逋欠
公至善措且節費逾年而已盈本數乃取其積
久難徵者悉焚其券民感悅辛卯丁內艱癸巳
服闋拜刑曹參議判書洪公彥弼參判黃公士
祐皆倚重之多有咨決秋拜弘文館副提學俄

爲右副承旨甲午春出爲慶州府尹劉㦔尙簡
治效尤著丙申夏以親年益老解官歸養冬擇
禮曹參議未就擢陞嘉善爲本道觀察使公以
監司職秉風憲而本道親舊所在一開私謁之
門政法所由以壞乃峻立其防子弟親故無敢
伺候於公館者丁酉以事罷夏丁外艱公時年
七十有一尙與諸弟廬墓三年己亥夏服除冬
拜刑曹參判公久有退休之志庚子秋上章乞
骸骨不允乃請假浴椒井辭日左相洪公知公
固而圖退請留之　上引見勉諭以速還由是

不果遂志冬遷戶曹參判壬寅春病辭爲同知
中樞秋又稱病請浴買舟東歸一時搢紳傾都
出餞自都門至濟川亭車馬駢闐其名勝賦詩
以贈咸稱盛事近古未有也公性本恬退不樂
榮利嘗於宅邊構明農堂壁畫淵明歸去來圖
人固知公志之有在又於是時計踰致仕之年
已數載據禮則爲晩故力求辭退而公體力康
健聰明不減故　上眷不衰時議亦以爲不當
去公謂如是終無遂志之日與其因循悶抑終
身而冒處曷若權宜善處以求合古者臣子以

禮進退之道乎故自庚子至是三歲之間請假
請浴期於身退而後已茲非遂例要名者所可
同日而語也自是而家居者十有四年其間由
嘉善而陞資憲正憲以躋于崇政而職帶知
中樞府事夫身退而秩進在野而朝銜豈公之
心哉殆出於無可奈何者也蓋癸卯 中廟嘉
其恬退則命守知中樞乙巳 仁廟訪落之日
因公抗疏而奬忠誠則擢陞資憲己酉貳相金
公光準請尚節義則令 上命授公正憲是年
國擧優老之典則又授公崇政每有一命輒控

乞辭免或箋或狀披肝瀝血祈懇甚苦至于再
三　朝廷輒不許加有賜給褒諭之　寵是雖
有知止之心其道無由恒不自快歎曰今之臣
子辭免無時得請何以措身於義安之地乎以
故雖嘗帶職而一不受祿焉然而其愛君憂國
之誠至老彌篤惓惓一念未嘗不在於是不以
退處而少弛甲乙之際　二聖繼陟摧慟哀殞
決欲強起赴臨以諸子切諫而止其上　仁廟
疏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殿下新摠萬機命哲命吉凶正在今日可不勉

哉先儒有言曰創業易守成難周書亦曰遺大
投艱于朕身先王以仁聖之資秉亂政之餘憂
勤宵旰多歷四十年之久號稱治平無事而致
治之效有未盡焉者多以此遺之投之於 殿
下殿下幸勿以盈成爲恃而艱大爲念因 先
王已盡未盡之政加今日善繼善述之功孜孜
無怠不懈不忘以盡重熙之績則治化之美豈
不增光于前烈乎雖然爲治之要在乎得人得
人之本則又在乎人主之一心其要不過曰明
與信而已明以辨之於授任之初信以委之於

旣任之後待之誠而任之專明揚布列展其所
抱則向之所云治效之未盡者何難盡效 先
王亦知以此爲重好賢樂士無異於古之聖王
而始以堯舜之難或有明信之未至不能無賢
邪之相混任用之不終終不得無悔焉此 殿
下耳目之所及也可不戒哉是以古人之陳戒
其君也必曰疑之勿任任之勿疑必曰其難其
愼惟和惟一臣亦以此爲 殿下初政獻焉甲
寅正月大司諫鄭公裕啓曰李賢輔國之耆德
今雖退老體力猶健苟加諭召宜可以至亦必

有陳獻之益　上命政院下書褒美且令乘驛
赴　闕公惶惕不敢當乃上箋辭謝因言曰
殿下聽諫一事殊歉於如流之美前日禪科之
復寺院之修臺諫侍從以至館學儒生終歲爭
之而不得請新立科條太似浩繁亦諫而不見
納夫異端之於吾道相爲消長貽厥之謀不可
不念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韓
愈亦曰政令之改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
臣不知新立之條利於其舊如何而亦不知奉
行之一一無弊歟臺諫之職古人以木之從繩

水之鑒貌比焉蓋非繩不直非水難鑒方今忠言讜論多有缺望之時無乃　殿下向善之心有所間斷而然歟程頤曰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孟軻亦曰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吾如有萌焉何哉伏願　殿下以高明之學加緝熙之功堅定　聖志不爲他論所撓則忠言不逆邪正不混朝綱不紊庶政修萬事理太平之治可期矣初公方草此疏令子弟各書所懷而觀之仍示手草曰汝輩所言皆切但吾非布衣上書

亦非臺諫論事老臣之言止當如此後識者見之謂疏言簡當眞得老成告君之體云乙卯五月公爲疾混往候之時適報湖南倭寇殺將陷城之變公乃蹶起執混手痛泣哽咽曰國事至於此乎久憂及此今當奈何混見公疾革恐因是重傷權辭以解之公攬涕曰如爾之言吾可以少寬矣至六月十三日卒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公天性孝友常爲親乞外專城七八奉養備至具慶在堂子孫滿前戲綵怡愉愛日之誠終始無倦鄉多老壽之人嘗爲九老會以悅親

心其在安東大設養老燕奉迎兩親作內外筵
主公執子弟禮奉觴上壽極其驩慶觀者皆歎
息泣下以爲古今所罕從叔仁堅老無子欲取
公子仲操爲後公固推與公弟賢俊以濟其窮
親喪所需不責諸弟窮族之不能嫁娶者給資
裝或主其婚令無失時周急鄉黨不計有無或
至稱貸以自給得君賜分諸隣族或爲酒饌大
召父老以樂之勤於爲人拙於謀身介以持己
盈以爲戒有一喜慶則憂形于色陞一爵秩則
兢懼靡樂恬淡寡欲凡諸服用簡素無華無異

書生平居必晨起盥漱整衣冠出居正寢以終
日簾几儼然雖寒暑猶然子弟婢僕恩無所偏
昏嫁未嘗希求於閥閱之家性雖高簡待人不
問愚賤表裏如一或置酒而邀請亦不苟辭居
鄉未嘗以私撓公本縣以十室之殘從前役法
戶出一夫單寡受弊公倡議八結出一夫由是
賦役均一公私賴之料事明審曲盡纖悉如有
所疑必虛懷咨問而行之至已有差失不少掩
匿輒向人言而改之此尤不可及者也公配安
東權氏忠順衛孝誠之女生六男一女男長碩

操娶訓鍊正任纘女無後而夭次文操有才學
屢舉不第爲蔭士次希操奉化縣監次伸操登
甲午文科安東府使次季操義興縣監次叔操
進士女適海州判官金富仁側室二男曰潤操
衍操蔭士娶忠順衛李承孫女生一男曰鶴壽
三女新寧縣監黄俊良次琴應洗金箕報奉化
娶内禁衛黄挺女生二男曰善承克承一女宋
福崇安東娶習讀崔士洞女生一男曰令孝義
興娶忠順衛金玉堅女生一男曰光承二女楊
漢臣任鈞進士娶忠義衛李復新安判官生四

男曰濠㙈坦圻公酷愛佳山水所居汾川乃洛
之上流山明水麗林巒深秀山之東崖上有巨石
臨水陡起高十餘丈偃蹇奇崛公特愛之築室
其上以爲奉親游玩之所即所謂愛日堂也因
自號爲聾巖退閒之後尤自放於溪山間每遇
興到輒從游忘返其出必以遊山小具自隨或
竹杖芒鞋穿林陟巘或籃輿兩奴傍野巡溪自
田夫牧豎見之不知其爲宰相也其遇可人與
一水一石稍清陰處必班荊而坐得意欣然飲
酒不過三兩盃談笑亹亹終日不倦風韻蕭洒

岸韻森邃無一點富貴塵埃氣間出篇章立意
清新有非少年盛作所可及也好遊僧舍靈芝
屛庵月瀾臨江皆其所而最後常寓於臨江時
復輕舟短棹往來遊賞令侍兒歌漁父詞以寄
興飄然有遺世獨立意時人莫不高仰之過者
必造門候謁爲幸焉安東歷典名城以公所以
養親者養公及奉化義興初得遠邑皆許換近
以便養　時三邑之奉公所蹙然而人益以爲
榮故近世名卿福德兼而能全晩節者以公爲
稱首臨終諸子環侍攬泣公顧謂曰吾年至九

十受　國恩汝等皆在百無餘憾死亦榮矣
汝等勿爾又曰葬勿過期喪事務簡儉言訖了
然而逝公可謂處死生而不亂矣滉生長鄉曲
公不以爲無似每加誨借扶几從游者不知其
幾今年春滉歸自京師兩拜公於臨江寺之[illegible]
挑壇上極賜歡暢自今可以永供洒掃之役於
門下而家邦不淑奄忽至此嗚呼痛哉諸孫以
是年八月某日葬于縣北龍頭山南道谷先塋
之側謂滉忝侍最久見屬以行狀滉義不得辭
僅掇其一二而撰次如右豈敢期爲秉筆者所

刻以傳信於來世姑以塞諸孫之至意云嘉靖三
十五年丙辰七月前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
知製敎眞城李滉謹狀

星州牧使黃公行狀

星州牧黃公諱俊良字仲擧平海人高麗時有
爲侍中者曰裕中其遠祖也侍中之孫曰瑾當
恭愍朝爲左獻納與正言金續命上疏極論遯
震之變忤旨謫守泆川後官至寶文閣提學提
學生諱有定任本朝爲工曹典書典書生生員
諱鋋是於公爲高祖自典書寓居于榮川生員

又移于豐基遂為豐人曾祖諱末孫司醞主簿
祖諱壽童考諱繼皆隱不仕妣昌原黃氏教授
漢弼之女以正德丁丑七月日生公公生有異
質夙解文字出語即驚人以奇童稱年十八就
試南省考官得公策擊節稱賞由是文名籍甚
每試輒在前列丁酉中生員己亥 庭試直赴
會試庚子登乙科第二人及第擢知成均館學
諭調星州訓導壬寅入學諭癸卯陞學錄兼養
賢庫奉事甲辰陞學正乙巳以承文院殿考出
為尚州教丁未秋入為博士其冬例陞典籍明

年以工曹佐郎丁外艱庚戌服闋自典籍遷戶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預修　中宗仁宗兩朝實錄參轉兵曹佐郎進闢佛疏辛亥二月命爲慶尚道監軍　御史換差承文院校檢六月仍爲抽栍　御史七月遷禮曹佐郎不就九月拜司憲府持平時有姓韓人在言路嘗有求於公公不應爲所中論遞公遂爲覲乞外得新寧縣監丙辰冬病解印歸明年秋　朝廷以丹陽凋敝特選其任用公爲守除挈家三年而秩滿去而家居除禮兵正郎皆不拜庚申秋拜星州

牧使越四年癸亥春得疾辭歸在途彌留三月
十一日抵于醴泉境遂卒享年四十七公爲人
穎秀不凡明敏有風標眉目如畫才調華贍將
無施不可饒屈跡于州縣則又不以職務爲卑
冗抑首文簿盡心民事其在新寧歲値不稔視
民之飢若己飢之賑恤得宜民以蘇息前政逋
負公能節縮補塡數充則焚其券尤留意學校
增新文廟力加勸導又就古縣鄕學舍一區扁
爲白鶴書院藏書置田士心興慕丹陽甫下車
考視四境則僅餘數十戶盡阨悴顚連者乃詢

究積弊之由槪然曰官以民爲本此弊不除吾
民無生何以官爲即上䟽極言之其綱一云云
其目十云云　御批奬諭曰無非愛君憂國予
甚嘉焉特命限十年蠲貢二十餘條非公誠格
于天何以得振古所無之　恩典乎由是丹民
誠舞流亡四集鄕校頹於山澗往往有侵齧之
患公命之移建得地于郡治之東村良制美一
邑改觀其不以財殫而緩風化之原如此又以
郡之前賢禹祭酒倬經學忠節皆足爲世表於
文廟西偏別搆一間屋以祀之至於星州號稱

難治而公則不自以爲難其興學一事視前之
兩邑用力尤爲深至先是廬牧使景麟建迎鳳
書院于古碧珍之墟公因而增飾致美又重修
文廟恢拓舊規會吳斯文健爲州教官相與志
同議合擇取弟子若干員分爲四等令吳主教
而已任其檢督每月一會講令其背誦所讀書
因爲之論難疑義考其勤慢第其賞罰州專有
地曰孔谷因諸生願立書堂公欣然營構扁曰
孔谷書堂又於八莒縣立鹿峯精舍訓迪多方
各隨其資之高下成就者甚多始商山周侯世

聽為豊守公以後進多與之往復論辨其異同
從違之間入已知其見識之明然而猶未能造
其壹而嚌其胾故其在於朝惟以文辭名於世
其後稍從師友聞性理淵源之說始知所謂
學問者不止於向來所云而寥寥然有意於此
學及得心經近思錄等諸性理書而讀之最後
又得朱子書而讀之於是深有所感發而大聳
樂之於是又有同人麗澤之助其志益勵其功
益深每於公餘輒與吳對案講讀夜以繼日忘
寢與食亹亹不倦人或以因勞生病為規者合

曰讀書爲學本以治心養氣安有因讀書而致生疾之理其或有之定者命也非書之罪也其勉獨也一室蕭然時聖賢要訓於四壁以自警省而深有取於主靜持敬之語然每以仕官奪志官事膠擾爲深病欲一朝飄然脫去歸老於竹嶺之下錦溪之上已占其地結屋數楹命曰錦陽精舍以爲藏書講道之所矣以篤好之志加靜養之功其見當有進其得當不止此此志未遂疾病遽爾棄之可勝惜哉雖然公之名已登於弘文養方之選戊午之春公見任丹陽而

廷臣有議　啓欲召公處以文翰之職雖旋以
同進者甚間而止其爲一時諸公賞識可知矣
而公則不汲汲加意於其所已能之技以取榮
進之利顧乃回頭轉腦求一世之所不求味衆
人之所不味不知非笑之爲非笑禍福之爲禍
福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盡其擇術之正嚮
道之勤所以爲可尚也哉公篤於友愛凡有物
必先以奉慈堂分之姊妹弟姪而薄於自取其
於鄉黨故舊賙窮濟急如恐不及雖或以此得
嫌謗於人不恤也至其身死之日衾襚不具貧

布以斂而衣不充棺然後人又知其淸貧如此
而不矯飾以自表於世也雅好佳山水凡所過
所涖有一名山韻水必招人共討或挺身獨往
至則俳徊嘯咏竟夕忘歸若丹之島潭龜潭主
之以李隱士之蕃恣意遨賞亦頗尚奇好事尤
喜爲氷江雪馬之遊嘗冬月江水正合自中原
緣江取路騎雪馬令人前繩滑轉以上過李君
而達于郡自以爲快適無比其韻致率諧多類
此公病久日澌神用不爽其將終前一日與浣
書告訣辭意淸新與平日無異聞其臨死了了

不亂亦如是云公娶禮安人察訪李文樑之女
無子以弟遂良之子瑛爲嗣以明年甲子正月
日葬于郡東山内谷坎坐之原先塋之左察訪
即聾巖先生之胤某初識公於先生之門相與
游從最久且密愚陋無聞得公以警發者多公
之退歸實有往來修舊之約而公常憂我老病
難保豈料今日老病者在世而反哭君於康疆
之年也哉公之言行可紀者鄭重而不敢盡獨
撮其大者如右庶或他日秉筆者有考而拙訥
之文無所發明嗚呼悲夫公所著文集二卷詩

集二卷藏于家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十二月日

眞城李滉謹狀

靜菴趙先生行狀

先生姓趙氏諱光祖字孝直自號靜菴趙氏爲漢陽著姓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爲摠管入元當世祖朝以副帥破哈丹兵獻俘帝賜袍帶獎之高祖諱溫爲 本朝開國功臣封漢川府院君謚良節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贈吏曹參判參判生成均館司藝諱衷孫贈禮曹判書判書生諱元綱官至司憲府監察贈吏曹參判是爲

先生皇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化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生有美質少小嬉戲已有成人儀度稍見人非違輒能指言之及長知讀書修業慷慨有大志獨不屑意於科舉之文而興慕聖賢之風博學力行期於有成年十九而孫奉母家居至誠色養孝義之稱達於邦國正德庚午試進士居魁辛未丁内艱至乙亥夏廷臣有以孝廉薦聞除造紙署司紙是年秋應 中廟謁聖別試登乙科第一人及第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司諫院

一本大夫下有拜字

正言章敬王后之喪也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
守金淨同上疏請復愼氏正坤位朝議以爲非
所當言請拿鞫事將不測先生獨力爭曰愼氏
固不可復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宜加罪以塞
來言之路二公由是得免選入弘文館自修撰
歷校理應教典翰丁丑夏五月陞秩通政大夫
承政院同副承旨僉以爲長玉堂養君德非此
人不可冬還玉堂爲副提學　主上雅尚儒術
銳意文治庶幾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而尤倚重
先生先生於是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

斯文爲己任以爲君心出治之本也其本不正則政體無依而立教化無由而行矣每入對必齋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其進戒之辭若曰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其大四時同其運由其理蔽於欲而大者小氣梏於私而運者塞在常人其害猶不可勝言況人君勢位高亢易致驕佚而聲色誘陷萬倍常人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兆應於冥冥而釁作於昭昭彝倫斁而萬物不遂夫如是 主上所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之極功當如何也至於義利王伯

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戒
無不罄竭底蘊詳論而極言之或至日昃 上
皆虛心傾悚而聽之日加獎厲戊寅春 朝廷
欲設賢良科取人先生啓曰以 上之志治久
未有成效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人才
不患不得也兩司與玉堂請罷照啓署累月不
允先生詣政院謂同僚曰今日未蒙 允不
可退至夕臺諫皆退玉堂仍噐論啓得 允乃
出始會寧府城底野人速古乃讐與深處野人
通謀入甲山府界多掠人畜至是因南道兵使

秘啓先諭密旨于李追遠亭之芳往令其伺隙掩捕置之法 上御宣政殿臨遣將相諸臣環侍先生自外來請對進曰此事正類盜賊狙譎之謀非王者禦戎之道且以堂堂大朝爲一么麽醜虜行盜賊之謀辱國損威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左右爭言兵家有奇正御戎有經權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兵曹判書柳聃年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實備諳請聽臣言 上猶却衆議罷遣 上之待先生先生之得君可謂兩至矣

其一時以善類同超擢被眷遇者非一二相與
協力贊襄奮起事功剗革宿弊修明教條先王
法度次第舉行以學爲育材之本鄉約爲化俗
之方百僚無不聳勵而四方爲之風動矣然而
諸公之意未免失於欲速凡建白施設鋒頴太
露張皇無漸亦有年少喜事之人投合時好以
鼓作紛紜者多厠其間舊臣之不容時議因事
見攻者怨入骨髓先生蓋已早見其幾知道之
難行而欲避位久矣是冬　上特命陞先生嘉
善大夫拜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賓客又

知成均館事先生益以驟躋爲大恐空懇力辭
上眷愈隆愈不許人有見先生終不得辭而
退也憂懣之色滿容而無如之何也云己卯春
有金友會者誣毁士林事發廷訊先生以臺長
參焉兩司以先生不欲窮治友會論遞已而周
政府啓仍任厥後朝論欲追奪靖國功臣之無
功濫授者錄券先生亦同其議蓋是時先生旣
不得去則其所以把握紀綱激濁揚清而令行
禁止者在所當然矣顧於時勢有大可忌者故
臨事不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鏛李

循一本作徇

公耔權公機所見皆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彼矯激輕銳之倫反以先生依違苟循迹同憸邪至詆斥去彈劾者數矣不知向之羣怨在傍磨牙鼓吻日伺間隙而駭機大禍忽作於開椑武之變豈乎可勝言哉可勝言哉當日之事自有國秉然而首相之涕泣牽裾誠動于天幸有以少霽雷霆之威諸生之守闕號哭爭因禁府適足以益籍讒鋒之口此蘇軾所以吐舌於張方平敍已之言也先生以十月日謫于綾城而後命之至在十二月二十日矣先生即沐浴更

一本察訪下有而字

衣從容謂都事曰 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恭聽而死都事無應先生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遂卒享年三十八明年某月日歸葬於龍仁縣某里先人之兆先生天分異甚絕出等夷鸞停而鵠峙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猗蘭播芬而晧月揚輝也年十七八慨然有求道之志時參判公爲魚川察訪寒暄金先生謫在熙川先生素聞寒暄學有淵源因趨庭于彼而往從之遊得聞爲學之大方盖我東國先正之於道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然其歸終在於節

義章句文詞之間求其專事爲己眞實踐履爲
學者惟寒暄爲然先生乃能當亂世冒險難而
師事之雖其當日講論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
聞者觀先生後來嚮道之誠志業之卓如彼其
發端寔在於此矣姑以可見之實言之其爲學
也篤信小學尊尚近思而發揮於諸經傳其在
平居夙夜斂飭儼然肅然冠服威儀罔或愆度
出言制行動稽古訓其持敬之法也歟嘗入天
磨山又入龍門山講習之暇兀坐終晷潛心對
越涵養本原堅苦刻勵人所莫及其主靜之學

也歟孝友之行出於天性日拜家廟風雨不廢
奉養承順靡不曲盡治家以正內外截然而恩
信行焉以清節自砥勵自奉如寒士嘗謂夫人
曰吾心國事不暇念家事宅產無營也關節不
通也騊直不納也其省身克己常若有不及者
少日偶值女色將近即麾去而避之尤持麴糵
害性之戒見朋友之因酒失儀亦加峻責焉居
喪極憂戚追遠盡誠敬獎進後生各因其材論
闢異端欲先正本素履有聞而才足以率世英
華發外而風足以動人嘗於下輦臺 御坐先

生以大憲從班因事挺身而出趨而過前望其儀表百僚盡傾環橋門者莫不咨嗟歎息語不容口其爲一時聳服如此而其自任之重也謂吾君可以爲堯舜謂吾民可以躋仁壽其忠貫金石其勇奪賁育以匪躬之王臣當九五之盛際進則日有三接退則人爭手額斯可謂上下交欣千載一時矣奈之何天不能不使陰沴蝃蝀於其間而上不見其志之大行下不蒙其澤之普被是則關時運係邦厄天地之所憾而鬼神之所爲戲於先生何哉而況先生嘗與許上

舍伯琦言童卝之騃俗又對成秀才守琛憂鄉約之難行則自任雖重非有固必之意也觀其方辭憲長而不得免也憂之之深如彼奇公遵嘗發山林獨往之嘆亟稱愜焉則急流勇退本其雅素之志也顧近世待士大夫不循古義亡求去得請之例絶臣僚致仕之路一立于朝自病棄罪斥之外無從而去國則雖先生不合而圖退見幾而欲作其能遂其志乎旣不能遂其退則禍患之來又烏可以智計求免此其先生所遭者爲益難也雖然日月之光依舊明於氛

翳之釋義理之感久愈深於是非之定 中廟
欲未乾心洞鑑而物論昭雪固已有湙恩之漸
矣迨 仁廟卽祚因廟堂中論館學籲天於是
克追先志命復先生職秩如初嗚呼天道之本
有常而人心之固難誣矣放勳之有遺意而重
華之所成美矣自是士學因可以知方世治因
可以重熙矣斯文可賴而不墜國脉可賴而無
疆矣由是言之一時士林之禍雖可謂於慽而
先生崇道倡學之功亦可謂漸及後世矣抑又
有一說焉自周衰以來聖賢之道不能行於一

時而惟得行於萬世夫以孔孟程朱之德之才
用之而興王道猶反手也而其終之所就不過
曰立言垂後而止耳其故何哉在天者固不可
知而在人者又未可以一槩論也然則先生之
進旣以是名其不得有爲於世無恠也獨恨夫
退不克大闡其實以幸我東方之來者耳且夫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能一成於早而遽足
哉其必有積累飽飫於中晩而後大備焉向使
先生初不爲聖世之驟用得以婆娑家食之餘
隱約窮閻之中益大肆力於此學磨礱沈涵積

以年時之久研窮者貫徹而愈高明蓄養者崇深而愈博厚灼然有以探源乎洛建而接響乎洙泗夫如是則其遇於一時者行亦可也不行亦可也所恃以爲斯道斯人地者有立言垂後一段事爾今先生則未然一不幸而登擢太驟再不幸而求退莫遂三不幸而謫日斯終向之所謂積累飽飫於中晩者皆有所不暇矣其於立言垂後之事又已無所逮及焉則天之所以降大任於是人之意終如何也用是之故由今日欲尋其緖餘以爲淑人心開正學之道則殆

未有端的可據之處而斷斷之徒悠悠之談反不能曉然於禍福成敗之間以至世道之益媮則乃有肆作指目以相訾謷行身者有所諱訓子者以爲戒仇善良者用爲嗃矢以重爲吾道之病焉嗚呼此豈是放勳之遺旨重華之克追以爲扶斯道壽國脉之盛意哉此又後來聖君賢相與凡任世道之責者所宜深憂永鑒而力救之者也故邇年以來所以轉移更張而明示好惡者非止一二世之爲士者猶知尊王道賤霸術尚正學排異敎治道必本於修身洒掃應

對可至於窮理盡性而稍稍能興起奮發而有
爲焉此伊誰之功而孰使之然哉則上天之意
於是乎可見而　聖朝之化於是乎爲無窮矣
先生內子僉使李允洞之女生二男長曰定早
卒季曰容今爲全州判官先生之歿二子皆幼
且有所畏避志行之述久未有屬筆而其事蹟
之在人耳目者漸至湮滅中間洪上舍仁祐撰
行狀一道往年判官遣其從姪忠男來以洪狀
抵滉曰碑石已具請爲銘文以表於墓道滉以
不文辭且謂曰欲作碑文當先求行狀可也今

觀洪狀殊疎略須更可博訪多得事蹟而求嘗
世大手之人補完行狀而後徐圖碑文未晩也
近判官又遣人致書并示陰崖日錄等數件文
字曰事蹟無緣多得而四顧無肯爲吾先把筆
著敢爾三瀆請詞情甚哀涊自念雖不及摳衣
於先生之門受先生之賜則多矣旣辭碑銘又
不爲行狀豈情至事從之謂哉且洪乃志學之
士又先生里閈人也其爲狀雖略必有所徵據
故乃就其狀中參以後得文字稍加檃栝添減
而爲此文姑以少塞判官之孝懇又擬續有聞

見廣可因此而爲完就之地耳若謂以此而可
爲他日秉筆者考焉則先生之學問事業言論
風旨載之史册播於思詠者尤多焉安可以是
限之哉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月日眞城李滉謹
狀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

晦齋李先生行狀

先生姓李氏諱迪後　中廟命加彥字字復古自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後中徙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祖諱權副司直曾祖諱崇禮贈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員贈議政府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雞川君昭之女先生生于弘治辛

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孫稍長力學能文旁通舉
業正德癸酉中生員試甲戌别舉朴世熹榜登
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正字差本府校官
尋入爲正字戊寅冬參軍公沒先生承重居憂
制甚謹服闋稍陞至博士辛巳秋選授侍講院
說書用薦爲吏曹佐郎甲申乞外爲仁同縣監
丙戌以司憲府持平 召還轉吏曹正郎除掌
令己丑由成均館司成出爲密陽府使臨民御
吏細大皆有條法吏戢民懷庚寅 召入爲司
諫院司諫時金安老久在貶黜 朝廷方議復

引用以爲　東宮孫單須此人爲之羽翼蓋安
老子延城尉尚公主於東宮爲有力也倡此說
者正言蔡無擇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爲安老得
路之地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
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詭正言
而物論旋譖先生立異左遷爲直講先生一日
過沈彥慶兄弟彥光曰直講何以知安老之爲
小人乎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
事眞小人情狀也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彥慶曰
雖入豈授以權柄乎但欲爲東宮地耳先生曰

不然彼若入非久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有禦之者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彥光怒起去乃宣言于朝曰李某在朝安老不得入矣遂劾罷歸田里安老旣至聞先生攻己語亦不甚怒慶人有以賄求官者安老謂其人曰愼勿令李某知之也丁酉冬安老敗死　中廟思先生忠直首命敘復爲宗簿僉正遷掌樂入玉堂爲校理應教轉中書由檢詳至舍人除軍器寺正俄以直提學陞秩爲兵曹參知已而出尹全州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

碑以頌德先生雖以親老乞郡其愛君憂國之
念未嘗一日忘于懷會因災異求言乃上疏數
千言其疏爲綱者一曰人主心術爲目者十曰
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愼用舍曰順天
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修軍政曰
審幾微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讜謨極
其忠讜 中宗大王深加奬嘆曰古之眞德秀
無以過也卽 命傳示 東宮以及外朝特
旨陞嘉善俄拜兵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事先
生以謂如蒙採言則幸矣遂有僭賞非所敢當

上箋懇辭　上不許於是歷禮曹參判成均館
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副賓客弘
文館副提學在館又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
得失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議政府右
參贊轉吏刑曹判書再爲參贊大憲刑禮曹判
書左參贊癸卯求出爲安東府使諫院　啓留
之先生以母夫人老病在鄉不可以睽離遠宦
累陳情悃乞歸養　上慰諭之曰卿辭至切進
退有關故不允〻　命本道題給母食物又諭令
將母來京先生益爲之惶恐感激請外愈力

朝廷不得已除爲本道監司俾以少遂其情甲
辰入判漢城府兼左副賓客會病乞辭十一月
中宗昇遐亦未赴臨日夜憂慟病益重 仁
宗即祚首降 名命乙巳正月擢爲議政府右
贊成先生再上狀辭病 上下旨敦諭若曰往
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已嘆服且於書筵聞講
說予爲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藥物
令調以來閏月及三月連辭猶 不允至夏初
病稍間始克造 朝時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
隆自力一行蓋將以有爲也而 仁廟不豫日

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矣先生
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 主上無嗣大
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爲世弟以定國本乎仁
鏡曰公言當矣但今山 陵纔畢 詔使臨迫
何暇及此七月 仁廟昇遐今 上嗣服當擧
垂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廳仁鏡曰今有 大王
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
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
疑問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垂簾
儀制耳由是朝無他議始開 經筵先生入參

伏聞 玉音琅然不覺喜淚下退詣春秋館柳
仁淑問 主上讀書何如先生曰 聖質英明
讀書無一字差誤 宗社臣民之福也八月設
府書 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 聖質二
請博選 經筵官恒與之講論遊處以進 聖
學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
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愼
擇宮人六請勿用 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
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
府中當爲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

言 大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
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
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
焉大率皆先生筆定也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 密旨引見宰臣時 天威
震赫人莫敢少拂先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
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
舉事當顯顯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者聞者
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 啓曰初議垂簾
時李彥迪問臣何殿當聽政乎臣答以 慈殿

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辭已名心疑之出
取注書日記檢得其誣 啓之實然又不欲尹
得重罪乃書 啓云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
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覆聽仁鏡失色
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彥弼 啓曰忠順堂
陜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注書誤聞之故
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是月錄入侍忠順堂寧
樞 賜定難衛社功臣之號先生力辭以爲豈
可無功而濫受以忝 王典乎不聽丙午春入
劄云先賢之言曰君德成就責 經筵臣忝是

職日夜懼無以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
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
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
行之則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
之道其講劘規箴固在於　經筵至於在宮中
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於　主上
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
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
以修身進德爲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
之聖帝明王爲法則　聖德日就爲　宗社無

疆之福矣三月呈辭省親將行進劄云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沉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匡捄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云其所望於 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氷炭之勢實亦有難相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職乃 命遞爲判中樞府事于時禮官請於 當宁并垂簾先生聞之上劄云人君南面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

畢照況在臨政之初羣臣思得一望 清光今
乃御殿而障蔽 天顔豈不致羣情之疑阻乎
宋朝之儀蓋以皇帝聽政侍臣皆坐經筵講官
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近故帝座
亦在於簾內我朝之禮侍臣與講官皆俯伏踖
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並設簾障乎
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忠順堂
面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是
時朝論洶洶謾讕遂及於先生秋九月李芑
啓曰彥迪惑於邪論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

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
捄逆賊之言臣往以贓吏女壻不得爲顯職彥
迪爲大憲時始解之於臣有恩今臣爲國不計
私敢　啓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等繼之乃
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匿名謗國之變
因而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
安置夫以先生委質　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
星而言論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懇惻終始一
致無一毫可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
在慶尚日都事李夫啓以持平　召赴　闕請

於先生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如
先生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
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
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爲矛盾一日
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　啓曰凡罪人當
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者多恐
有横寃欲望用校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
入見　啓草怒然曰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
仁鏡用前釁反有嗛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
救己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絶不往由是深恨焉

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不遺餘力矣矧乎一
時姦憸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饕己利者相環
也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畏彼輩今日之得志
寔先生平昔爲　君相深憂而力防之者則先
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焉
聞謫命擧家號泣先生飮食言笑如平時乃屬
之曰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
先生至謫所之明年戊申夫人下世是則爲先
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入益危之
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毁戚以盡三年猶

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
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
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
天有未盡歟爲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
一日 御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入一府驚怖
以爲有不善意先生不爲動正衣冠坐而看書
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
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三甲寅返櫬于
慶州十一月甲辰葬于興海郡南達田里之禱
陰山從先壠也初先生先考府君蚤歲以儒聞

嘗魁本道夏課 成宗嘉其詩賦 召見賜衣
物俾留國學學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爲事
先生雖不逮趨庭之訓其家業固有所自來矣
孫夫人賢有識慮不以慈愛弛敎督之方旣令
就學於舅氏孫吏判仲暾又撥貧窶資給遠邇
先生英悟出入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
不勞而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
學而欲求之雖未見有名門之師從遊而受業
然謂道備於吾性而其說具在方册苟能篤志
無不得之理於是講明體驗用力於致知誠意

之地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自少羣居肄業
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聞焉年二十七而
作五箴畏天也養心也敬身也改過也篤志也
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躬行心得切
要之旨其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懲窒遷
改於遵養時晦之際固已實有所事而非空言
也其罷歸也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愛其巖
壑瓌奇溪潭潔清築室而居之名其堂曰獨樂
益樹以松竹花卉日嘯咏釣遊於其間謝絕世
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

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然後向來有間而未甚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焉養以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黙心高明樂鳶魚流行之妙夷考其可見之行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而承順悅豫溫凊滫瀡靡不曲盡一弟彥迪與之友于如手如足治家有法門庭肅然奴僕謹恭宗戚鄉黨撫待各得其宜祭先之禮務盡誠敬特爲之編輯一書名曰奉先雜儀既參酌古今以定禮文又裒錄禮記等書孝子慈孫竭誠齋祭之文以觀省而

奉行焉大有定力雖有倉卒未嘗疾言遽色靜
正自持其在全州遇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
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
也其直玉堂或與同僚終日相對無言蓋持敬
功深非矯而爲之本之於身心性情而行之於
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述古而推今移
孝以爲忠者也故其立乎本朝也進退建白如
彼其光明正大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
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要
之其言論風旨大足以備勸講而補袞職其心

懇懇焉常以堯舜君民之責自任故其在謫遷
猶不勝其拳拳之忠嘗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
衍而爲八規志欲獻忠雖以時義之不可而莫
之進其素所蓄積益可見矣然先生在當時旣
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爲有道者滉之不肖
固嘗獲登龍門而望芝宇矣亦懵然莫覺不能
以是深扣而有發焉十數年來病廢林居若有
窺覘於塵蠹間顧無所依歸而考問然後未嘗
不慨然想慕乎先生之爲人頃年先生庶子全
仁來示先生所纂修諸書近全仁又遣其子浚

以其所裒集先生詩文誌銘及歷官首末言行
事實重來示滉謹受而伏讀之反覆參究質之
以古聖賢之言於是始知先生之於道學其求
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
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處大節忠孝一致皆
有所本也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
問求仁錄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
而用力尤深此三書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
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漢輔論
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

原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
正深玩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緒餘而其得於
考亭者爲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
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
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
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
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
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
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
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青蠅止樊僅能誣芳

躅於竃往中原采藪擧將仰高山以雲輿則先
生之德業行跡胡可無記述以傳於世乎而况
極知昧陋無聞不足以任是責矣徒以景仰尊
慕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敢因全仁之請而僭爲
之掇拾序次以竢它日 知德能言之君子有所
據而裁幸焉爾先生内子封貞敬夫人朴氏宣
務郎崇阜之女不幸無嗣以從弟經歷通之子
應仁爲後有庶子一人即全仁一女奉行全仁
生二子曰浚曰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玉山別
業全仁奉守云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冬十

月乙亥後學嘉善大夫前工曹參判眞城李滉
謹狀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
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行崇政大夫
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知　經筵

事權公行狀

公諱橃字仲虛安東人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爲
著姓高祖諱厚監務曾祖諱啓經積城縣監祖
諱琨龍驤衛副護軍護軍生諱士彬成均生員
是爲公皇考妣坡平尹氏司宰監主簿塘之女

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一月日自在髫齔岐嶷異
凡兒見其文義夙達古聯屬對語輒驚人稍長文
譽蔚然丙辰中進士弘治甲子燕山試舉人公
策得中旣拆號考官始覺卷中有處字　啓請
去之先是燕山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
中外文字不得用處善字故也正德丙寅　中
宗即位明年丁卯公登第補承文院副正字爲
爲藝文館檢閱戊辰由待敎遷爲承政院注書
庚午陞弘文館副修撰知製　敎拜司諫院正言
禮曹佐郎癸酉自弘文館副校理歷司憲府持

平兵曹正郎復爲持平政府奴鄭莫介者上變
告辛允武朴永文謀逆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
覲親與同僚議當 啓奪及還朝知其議中寢詣
闕聚諸僚仍 啓曰鄭莫介已知永文允武之
謀則當無留即發而累日乃告不伏其辜幸矣
至授重加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論快之甲戌
爲吏曹正郎俄以事遞西復戶曹正郎以親老
求爲永川郡守丁丑陞朝奉大夫十月以司憲
掌令 召還轉議政府舍人復掌令戊寅以成
均司成陞通政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

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當公在成均一日有流
矢中大成殿棟上　上命館官皆下獄公亦在
其中適　上親御政特有政院之命政畢吏曹
判書李長坤前　啓曰權機爲承旨甚合物情畧
轉至左承旨九月儒生　殿講畢公進曰今日
殿講論仁仁莫大於繼絕世因論魯山燕山
不可不立後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曰恭
順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無嗣　世宗大王命
以廣平大君璵爲恭順公後以錦城大君瑜爲
昭悼公後至今　頌　世宗仁親之厚昔周武王

立武庚以存商祀我國家設崇義殿使不絕麗
祀武王之於商我國之於麗猶不忍絕祀況曾
山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至親亦君臨一時雖
無道獲戾於 宗廟而永絕不祀甚誤 殿下
之仁請無罷雖時衆議紛紜竟未舉行十一月
爲都承旨兼藝文直提學都承旨例爲內醫院
提調公 啓曰承旨朴英通醫藥請以醫提授
英國固辭不居己卯二月陞嘉善大夫禮曹參
判四月同知中樞府事六月出爲三陟府使公
見時事多故深以爲憂爲諸公力言之諸公不

能變京外諸以去十二月北門之禍作論以公
爲其黨罷歸田里者十有五年至嘉靖癸巳夏
申命收叙除密陽府使乙未丁外憂丁酉
服闋拜漢城府左尹戊戌出爲慶尚道觀察使
陛辭 上教曰嶺南巨藩近因年荒流亡相繼
御其務措安集之方公 啓曰臣庶竭駑鈍死
而後已然爲治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人君
一心近來奢侈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 上
若崇尚節儉遠方亦自承化凶年不能爲之害
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不戒哉去歲以章

遞還同知中樞轉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
摠管累遷兵曹參判六月陞資憲大夫漢城府
判尹七月遷知樞以故 宗系奏請使赴京庚
子正月還判尹兼同知春秋館事二月奉 勑
回勑曰爾國數以宗系來奏祖宗俱有明旨但
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辭
可無遺慮於是賞加正憲大夫 賜土田臧獲
公懇辭 不允四月知春秋館兼 世子右賓
客辛丑歷議政府左參贊禮曹判書兼知義禁
府事餘如故壬寅 世宗皇帝有宮婢之變朝

廷議遣使陳慰公於 經席進曰天子以萬乘之
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御凡爲人
君秒忽不戒危禍所係 殿下勿以上國之事
而尋常之恒加省念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而
退甲辰八月兼知 經筵儀復左參贊己巳春
有海舶樹旗幟過全羅界水使梁允義遣兵討
殺事聞廷議慮其爲上國漂流船將拿推允義
擅殺之故時二南頗有邊釁公急詣 闕啓曰
邊境不可須臾空鎭今拿推允義其間脫有警
急誰可責任不如出他將交代後拿推 仁廟

爲難憲府 啓權機憂慮國事待明來 啓所
言正中軍機請卽 俞允從之五月陞崇政大
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義禁府知 經筵事七
月朔 仁廟昇遐 明宗幼冲以三公及公爲
院相更直政院參斷機務 命下公瞿然曰以
我當此任如蚊負山奈國事何八月李芑鄭順
朋許磁林百齡詣政院將 啓柳灌尹任柳仁
淑等罪公與之議不合俄而 文定王后御忠
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公 啓曰物論臣不得
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自而出也惡往者

睿宗無嗣月山當次 貞熹王后越次而援
立 成宗年甫十三矣猶終始帖然無事况今
主上乃 仁廟嫡弟旣已正位豈復有他虞
乎且今王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
邪之心尹任若有邪心死且無悔臣意竊謂方
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顆爲反盧永孫
取賞上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乃知其故盡
放遣坐人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
戒也是日尹任遠竄灌遞相仁淑罷翌日轉公爲

鞠一本作鞫

兵曹判書于時獻納白仁傑擊臺諫不能論執
啓 旨命下仁傑于禁獄鞠治加任竄絕島二
柳付處公復獨詣 闕書 啓曰自 先朝末
上天累降大災近又大風連雨蒙昧臣恐天意
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 幼主即位未幾
遠竄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官誰敢冒死
而進言乎臣夜不能寐知死敢 啓尹任雖被
重罪固不足惜臣切以 王大妃於 嗣王有
母之道若因此憂傷弗豫豈不爲大累哉飛言
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本有腹

病於朝堂每倚屛壁而坐旣無子息不敢辭退
爲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已有年此等
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
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願　上平心察之廣問
羣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鎭天變可弭矣又移
書尹元衡擧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
會林百齡許磁皆　啓請於尹任罪目中去
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乃上疏極言三人罪
復於忠順堂引對公卽謝罪徑退於是三人皆
以逆黨論功行賞公亦　賜推誠衛社弘濟保

翼功臣號吉原君已而順朋等 啓權撥與臣
等論議不同請削勳十月兩司 啓罷皆依允
時都下洶懼女婿洪仁壽自外奔走來謁則公
對書言色如平日少頃見人有來唁者然後始
知其罷也丙午臺諫再論奪告身丁未秋副提
學鄭彥慤告良才驛壁無名謗言因而大加羅
乙巳人公初 命永禮縣付處俄移配泰川縣
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 天恩
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哭失聲公笑
曰吾以子爲大丈夫矣何至是耶死生禍福天

也其如天何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甚寬典也且吾負恩至此死即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指安東星馳而來一行驚倒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驛李晦齋彥迪配江界亦到公戲曰李貳相權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至謫之明年戊申春感疾枕臥猶不去書授小兒千字文無少差家人不知其殆矣卒享年七十一 其年歸葬于酉谷之某山某原至 明宗末剪去奸穢國是稍

變丁卯令 上嗣服克追先志凡乙巳以後庶
寃羣枉以次昭雪十二月慶尙道觀察使朴啓
賢狀 啓稱綾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彥迪倶
賜追奬 上覽而亟加歎令大臣議處議謂二人
所學所行燁然可稱允合追奬用光 繼述使
士氣益振儒道增重戊辰春 贈公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
館事公美姿偉度風神秀朗器局峻整性儉素
不喜爲華靡事位至通顯而自奉蕭然若寒士
公子東轄爲陵參奉騎馬充肥公怒曰一命之

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甯得宗言
瘠人肥畜如此敢望濟人乎會公當扈駕斥此
馬借騎於人雖好讀書雖直省在公亦未嘗廢
忘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於子姪開示反
覆教告每曰爲學須爲己科舉特末事耳號節
尤好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嘗召
宰執宴後苑賞花 命各盡歡醉扶擁而出有
內小臣拾得近思小冊不知爲誰某 上曰落
自權撥矣 命還之公外氏於 貞顯王后爲
近親 宸眷異他而公益自謹避凡宰相聯內

屬者朝京回必有私獻公獨否曰非所敢也公
平居和氣薰然雖庸人賤隷遇待以恩厚閨門
之內不嚴而畏莫敢有交間者婢嘗奉盤而仆
羹汚公衣不形嗔恚坐溪亭有人乘馬過前隱
身而避之鄉人有爲本府教官者來謁公道遇
吏人府使聞而面數之官惶遽紿應曰非我也
乃權令公也府使曰撫吏濟私權相亦爾乎恚
言不置公終不辨其弘量如此及至臨刹嘗過
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檐當勇決如賁育當其再
啓事也通夜草啓辭趁早將趨朝家人子壻

更叙挽泣諫輒麾去之至　閤中公見漢相遇
並行問知公意愕然罔止之公不聽詣院相李
公彥迪座招注書柳景深使書　啓辭李公視
草本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耳奚
盍盡芟去其危言處公却坐抱膝長噓曰刪設
如此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公與鄭順朋分深鄭
初告尹任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公迎謂
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鄭色沮事定後語人曰吾
類即日當了吾聞權某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
言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尹

思翼爲人疎緩公屢責之引對日思翼 啓曰
 大行王大漸時臣語權檢曰宜急迎大君入
內機不答矣公但 啓云有大臣在非臣所能
禮斷退詣賓廳許公磁瞪視尹曰公欲捉權公
何耶當危疑時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權公亦
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尹面赤無以答初公
爲吏郞時朴公說爲判書見公來至握手相歡
飮或怪問之曰不見其人儀度乎其自當爲大
器宋圭菴麟壽論當世人物云權公宰相中眞
宰相也陰崖李公耔痛己卯之禍書名小錄曰

遵孝宣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庶復先王之治然後來諸賢年少氣銳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公與卢夫用權仲虛等調劑兩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哉云然則公之在巳卯中可謂善處者矣若夫乙巳之禍公嘗禁至再皆在於鄭疏未上之前三人罪狀未有的指而目之以關　宗社之名是其根連株逮搢紳盡粉豈止於竄黜三人而已哉此公之所大懼其他則不知也故獨能奮然出萬死犯雷霆以

爭之說使彼時諸人皆以公之心爲心其擧措
之間一意於爲國紓難而無他心則於罪之有
無輕重得之無失而處之合宜無罪者不至如
是之糜爛而俱焚矣由是而論先事而誅人其
變未定於空雲忘身而死難其義實凜於秋霜
鄭文翼公光弼嘗稱公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其
言詎不信然也哉然而當時秉國者旣以公爲
不知而國以爲大罪凡三遷謫所必置之窮邊
極惡之地若可以已矣其念猶未息戊申二月
乃以公及李公彥迪請處重典更進强聒其說

萬端商言 簾中堅拒不從嘻於斯時也二公
之得以全 終豈不以神明扶祐有不昧於厥初
至于今日 二公之特蒙褒典又豈非上天施報
畢矣定於既久者耶公配某郡某氏某官某之
女有二子長即東轄典牲署直長次東美進紙
署別坐皆 進士一女婿即別坐洪仁壽也滉以中
表後生久蒙提掖之厚於公立朝大節蓋嘗識
之敍次行墨諗諸方來義無可辭今因直長之
屬粗具始末如右以竢當世立言之君子有所
考信云隆慶三年六月 日滉謹狀

先府君行狀草記

先府君諱埴字器之其先貞寶縣人五世祖碩始自縣吏試生員後贈密直使高祖諱子脩麗季登第仕至通憲大夫判典儀寺事當鄭世雲之討紅賊收京城也以裨將立奇功封松安君避倭寇來安東曾祖諱云俟中訓大夫軍器寺副正贈司僕寺正祖諱禎慷慨有大志善騎射 世宗朝建州衛酋李滿住屢犯邊 朝廷有西顧憂創置寧邊巨鎭以控制形勢選公爲判官能贊佐府使曹備衡董治得宜遂有成績後

復從都節制使崔潤德征毛憐衛有功　賜爵
二級事詳崔致雲運籌樓記及載在本府名官
終于善山府使累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考諱
繼陽中癸酉進士又移居于禮安縣之溫溪里
累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英陽
金氏副司直有庸之女以天順癸未九月十二
日生先君先君少與弟參判公堣俱有異質喜
爲學篤志勵精勤劬如飢渴先祖判書公早辭
舉業樂志林泉專以教子讀書爲事先府君先
娶聞韶金氏禮曹正郎漢哲之女正郎家蓄書

籍甚富而正郎早世恭人甫氏常恨諸子不文而喜先君之嗜學也謂先君曰吾聞書籍公器必歸儒者之家吾諸兒不足以有此寶物遂盡以書籍付先君先君因得大肆力於稽古經史百家硏究搜抉晝夜不輟蘗成輿參判公皆爲時輩所推服而其稱博覽則以先君爲多先君嘗訓子曰吾於書食與俱嗽寢與俱夢坐與俱坐行與俱行未嘗頃刻而忘子懷汝輩乃如此悠悠度日何能有望於成就哉雖高抗不能與世俗相徇仰爲文又不屑意於舉子程式以故

每舉於鄉而輒屈於禮部至庚申魁鄉選辛酉
始中進士所居之南有一丘即靈芝山之後趾
雙溪合流于前雲山環繞可爲盤旋之所皆以
謂所親曰苟余終不遇於世當就此築室以處
聚徒授業亦可以不負吾志矣其明年壬戌六
月十三日不幸遘疾卒于正寢享年僅四十葬
于舍後龍頭山南麓樹谷先塋之側後累贈崇
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金氏生
二男長曰潛忠順衛次河醴泉訓導一女適幸
聘繼室春川朴氏司正緇之女生五男瑞麟未

冠夭次滂業儒早卒次瀣戊子登第嘉善禮曹
參判次澄濟原察訪季湜甲午登第崇政判中
樞府事忠順娶司直權鍾女生男曰寅二女壻
生員閔善元教授權稑訓導娶忠順衛朴華女
生三男曰完進士曰宏宬三女壻權瀧卞宗遺
慶權義叔業儒娶學生李早兩女生三男宣憲
宰宰進士三女壻金博申士龍蔡有光參判娶
假引儀金復興女生五男曰㝥曰寗進士爲察
訪曰寯寘憲一女壻別坐崔德秀察訪娶萬戶
琴致韶女生二男曰宙寯三女壻李之英郡守

朴世賢琴仲聖滉娶進士許瓚女生二男寯直
長曰寀再娶奉事權磧女幸生一男曰弘祚習
讀一女壻縣監申暹内外曾孫男女七十五人
先君平日屢嘆曰吾諸子中有能遵吾志繼吾
業者吾雖不做無恨矣及其没也伯兄甫授室
自餘諸孤並皆稚孩將不得持門戸守先業也
先妣夫人寡居四十餘年劬勞長育不失婚嫁
尤務於資給遠邇必欲其成就學業納之義方
叔父參判公又養視教誨如己子庶幾有立於
世者而後來諸孤之遵奉家訓未有可以慰塞

幽冥之望者至如混無所肖似以先妣慈鑑之
識預憂其愚滯難行於世深以小官知止爲戒
而迫於虛名輾轉至此識非本圖所及而失奉
遺訓甚矣惶恧哽咽之餘顧惟先君墓前曾樹
一碣略刻鄕系而其石有故今當改樹竊伏慨
念前時未備已爲可憾今既改石而尚復因前
使先人志行終竟無傳於來裔是重吾不孝也
乃敢撰次世系事實如右將以扳控於當世有
德有言之君子庶幾得一言之惠以表賁墓道
以少申罔極之痛是冀混無任拳拳哀懇迫切

之幸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退溪行狀 元